



皇明名臣記第十六卷

吾學編第三十七

海鹽鄭曉

太保王文端公

公名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
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上巡北
京留黃文簡楊文貞及公輔導監國再巡扈駕憂
闕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立太子陞右庶
子兼故官記注聖政聖訓宣德初進少詹事兼職
如故裕陵初總裁實錄成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尋典制誥正統六年出部佐胡忠安公八年爲尚

書吏部代郭璉十四年 上北狩學士周叙自南
京貽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
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
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
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
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
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
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
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

修倘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
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
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
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
敢瀆告一語矣尋被劾得白初 上欲親征虜公
率廷臣疏止不獲命留守加太子太保 景帝初
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元年禮
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言官絕虜
公言報使便勿使有後悔 上不悅曰朕無意大
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曰天位已

定孰敢他議祇答使舒邊急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羣臣退纔出文華門內臣興安匍匐而呼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答公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 上是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三年立東宮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左侍郎加太子太保爲尚書佐公中書舍人何觀劾公上不聽未幾文淵去王忠肅公代文淵爲御史練綱等論劾公累請老不許裕陵復位請老去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咲居家儼然及接

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旣秉銓軸益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嘗謂公公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時江西二王東王謂公西王謂英公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公歸田康樂嘗言西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

太保王忠肅公

公名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二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効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

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翱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凋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

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

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即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輶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徃徃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

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竝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師王端毅公

公名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庶吉士

入翰林出爲大理寺副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屢
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
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歷遷江西河南右
左布政使安輯流冗解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
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獲渠魁餘悉
解散蝗生乞避位因勸 上去奢崇儉俄內艱會
襄陽盜起起復會總兵朱永搗其巢劉千斤石和
尚作亂佐王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公不
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爲建生祠
繪像事公四年轉左巡撫河南閔雨賑災均賦獎

廉抑貪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外艱七年改刑部
總河道濬隄邗溝省河隄吏上疏言災異九年改
南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鎮守
內臣錢能私市外夷誅求無厭公劾能其下懼而
自盡沒其寶石并械數人致京師且勸 上不寶
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又言昔交趾
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麓豐致麓賊叛逆今
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
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召理南臺兼叅贊機務條上
江操京操事宜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

巡撫江南直隸賑貧理冤全活萬計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疏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害事力爲屏絕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勅中外無獻珍玩竒貨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竒玩所至驚懼公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極言敬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

和氣而召災沴 上立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其黨錦衣千戶王臣所謂王弼子者傳首中外稱快二十年轉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尋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建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公上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留中會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附公名落太子少保與顯並致仕主事王純論公忠亮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

省内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低頭甘心依附惟公著節不撓二十三年冬泰陵召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無敢以私干者博野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南科道劾博野薦公入閣博野惡南科道會南守備內臣與南科道相訐南科道多貶斥者公力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吉下

獄公力解得減死肉批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公言祿出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愛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公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公內閣滋不悅謂公好名徽王乞陞鈞州爲府晉王

乞爲世子別設典膳公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
劾安遠侯柳景不法紘坐致仕去公極言紘不當
致仕 上留紘爲南戶部尚書公在吏部時臺諫
劾巡撫及藩郡官內批下罷斥公以爲不得其職
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又薦公入內閣內閣益忌
公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任怨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也弘治六年時瓊臺忌公爲御醫劉
文太草疏指斥公公亦疏辯 上留公公力求去
遂致仕公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

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
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
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尚
書謚康僖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
蹇經綸悃悞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
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
遇文達密畫顯斷萬機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
原河州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
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
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

各臣言 卷之六 十一
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

少保倪文毅公

公名岳字舜咨錢塘人國初徙實上元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被誣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以爲名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

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

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定裁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畧不經意成化

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侍郎疏言 國朝 九廟已備今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祔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 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祔明甚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祔 太祖 文皇爲周文武百世不遷禮也 憲宗升祔當祔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

享應古祫祭之制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議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剔刮諸冗費議皆出公手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裕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

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財坐侵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勤聖學開言路減齋醮省供應節親藩懲欺蔽卹困窮核名實疏淹滯擇將領節差遣慎功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恤刑獄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釐

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
或勸公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
盡行其志公曰冢宰職固如是公才學識量優於
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
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
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
北嶽下禮官議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
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
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
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

據都改嶽公議良是鈞陽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
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今宜稍增以足國
用下廷議公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生變
誰任其咎事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
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
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
北備邊事狀畧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肆
夸大耻雷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虜酋毛里
孩阿羅出孛羅忽朮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
之中水草其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

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二

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克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五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

各臣請
卷之六
五
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
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
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
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迨人心厭
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
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
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
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
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

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
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
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
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
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
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
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
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口濫鹽
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

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

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効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徃徃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臆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

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
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
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
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
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
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
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
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
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竒功者謂必剪建

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
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
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
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
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
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
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
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
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
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

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
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
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
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
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
啓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
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
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
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
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

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
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
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
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
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
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
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
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
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
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儻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傅馬端肅公

公名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嬉戲每臥凡兒百十地下識者知爲異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晉楚有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成化元年陞南大理卿未幾憂去四年固原土胡滿四反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襄毅公討擒四陞左時流賊起漢中李髡子潼關火竭兒滿城王彪聚衆劫殺敵官軍公悉計剪除又破虜阿樂出虜加思蘭八年虜入寇平涼臨鞏追至黑水口

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多遂上時政十五事及禦
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九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
輜重擒斬二百又勦平岷州叛番十二年召入兵
部爲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花營八陣圖訓
士上禦邊十五事虜退陞左加俸一等十四年建
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誘殺貢夷屬掩已過由是
東夷譁懼爲亂公再往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
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竟疾馳至鎮撫黑鎖忒
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忌公鉞
行事乖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直巡

邊鉞懼戎裝遠迓除道飾厨供張鮮備賄託僂從
公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公鉞
乘間讒毀直還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
皆以公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 上遣直及刑
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言
遂下公詔獄公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
慶已而直敗貶內使南京鉞亦敗下詔獄公得雪
復官致仕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
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
今思之明年陞右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巡撫未期

陞兵部尚書尋改南京叅贊機務弘治元年入臺
爲左都御史是春 上耕田雜劇出狎語公厲色
曰 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
卽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公言卽位之初不宜輒
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明年改兵部尚
書京城大雨上時政十事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
請兵公言諭安南貢使還占城侵地竟解不用兵
四年內艱起復建州酋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公
折數語伏地請罪竄南海七年議絕土魯番先是
哈密忠順王者爲土魯番鎖擅阿力王虜去王母

金印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故鎖擅阿力亦故弘治
四年鎖擅阿力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公言
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
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可懾服諸番興復
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因訪得陝
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
金印去邊臣檄聞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
十餘人入貢丘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公
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海都

督僉事綏謙往經略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
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公言此虜旣遣使入貢復
虜陝巴金印迨勅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
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
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
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
密城公曰事急用兵不可已顧方略何如召肅州
撫夷指揮楊翥至京問襲牙蘭策公遂薦許進爲
河西巡撫與總兵劉寧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城
襲牙蘭牙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

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九年廷臣薦公及屠濬代秋
吏部 上用濬十一年春 皇太子出閣公上疏
略曰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
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嘉納十三年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
上賜宸翰又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公薦保國公
朱暉等整兵爲備勅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遣文
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
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尋亦去十四年拜吏部
尚書十五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早朝畢 上坐

名臣言 卷之六
三
煖閣召入面諭明年天下官朝觀卿用心訪察大
彰黜陟復諭曰聽得否對曰 聖心留意求治如
此 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稱命中官掖下
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無異議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正德元年内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番字公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肯從不
聽給事中安奎疏乞聽公言不可墮姦計大臣垂
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慙誣公拒
命賴諸大臣力辯事始白公累上二十一疏求致
仕去逆瑾恨公持正三年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
除名調公子錦衣百戶琇鈞州所瑾誅復官琇錦
衣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公立朝五十
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公
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
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
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
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太保耿文恪公

公名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清惠公

在內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清惠
斥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
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
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爲
書授之十二年陞右侍郎吏部轉左二十二年進
尚書代尹昇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
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泰陵卽
位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
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
議公請遵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夷由南海貢獅公

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尚書吏部
代三原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
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
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
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
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公劾十
進士 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公在吏部薦進
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
謁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子清
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偉

各目詩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七四
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
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少保許襄毅公

公名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其肅山東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李百口至京煨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

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弘治元年陞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剌兩種聞公威名遣其酋哈桶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費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公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

名臣詩 卷之六 三十一 三十九
餉公一切持法行已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邑王
聰沐不律公發其罪廢爲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
王自是不敢譁忤巡撫四年上言守內臣石岩刻
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公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
以寬簡宜民七年冬陞陝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
速檀阿力及其酋牙蘭劫忠順王據哈密鈞陽薦
公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鎮結赤斤罕東諸
夷爲援又結小列禿截吐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
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
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

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
時牙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
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侯公曰拊脅從柔遠人
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違者斬
八百人竟得不死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離吐
番黨與孤其勢西域遂定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公爲平役調餉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獎
循善格強禦馭下有權人稱神明關隴大治十年
召爲戶部右侍郎會刑部主事鄭岳言事下獄疏
赦岳彗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公

名臣記 卷之六
往覈田歸民與戶部尚書周經上疏曰此皆小民
恒產國家賦役之地若奪彼與此仁者不爲十三
年虜入大同塞且犯宣府京師戒嚴公兼憲職提
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虜銳失律總兵王
璽違公節制又敗銳璽得罪公致仕旣歸廷臣論
薦四十八疏泰陵知公時時稱許進可大用又曰
劉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未及召泰陵崩康
陵卽位首召公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九
年代劉公爲兵部尚書當是時劉求去屢矣俟公
至曰吾可去矣謂公曰勉爲國家負荷報 先帝

時 上不親政公疏乞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
書代焦芳時逆瑾專權公持正不可干撓三年考
察外官瑾得賂輒欲留諸貪殘吏公不肯瑾怒百
方欲中傷公不可得以劉吉署員外郎再署郎中
爲非制又誣公薦雍太非其人除籍瑾怒猶未解
又摺公在大同時籍士出雇役錢失勾校爲吏乾
沒且籍公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贈太子太
保卒後十七年巡撫上公功賢請謚得謚襄毅子
讚贈公少保公子八人詩鄉進士誥歷吏部侍郎
南京戶部尚書博學能文卒謚莊敏贈太子太保

各臣記
讚歷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乞致仕 上不喜罷讚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退人 上嘗稱讚端慎爲貴溪分宜所持在吏部不得盡行其志論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略好談兵

論曰秉銓大臣非上結主知不得行其志即上知非內閣調護亦不得安于其位抑庵王直之遇芳

洲

陳循

忠肅

王翱

之遇文達

李賢

命也盧氏

耿裕

之遇萬文康

安

三原

王恕

之遇劉文穆

書

亦命也

文毅

倪岳

端肅

馬文升

或尚包荒乃謂二公太別白

賢不肖功名不及禮部兵部時吏部之難非一日矣襄毅許進沮於逆瑾當是時焦芳入內閣襄毅

去劉吉入吏部吉又入內閣而張綵代吉矣

皇明名臣記第十六卷

子履準校

孫心材重校

各門記

卷

五



